

■ 图片故事



“我不想走了”

□赵闻迪文/图

两年前，小表妹燕子大学毕业参加在编教师考试，被分配到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当语文老师。心气颇高的燕子本不想去，经不住父母亲朋的再三劝说，才不情不愿地去了。一报到，学校就分配给她一间宿舍，配了床、桌椅、电饭锅等日用品。

刚上班那会儿，燕子隔三五就打电话跟我诉苦：学校四周都是荒郊野岭，连个玩的逛的地方都没有；学校没有自来水、网线、食堂，限时用电，条件出乎想象得差；学校离家远，又偏僻，没有直达公交车，得转两三趟车，单程就得花一小时四十分钟，实在辛苦，遇上雨雪大风天气根本就不想去上班。一有空她就进城玩或参加招聘会，不备课、不家访、不批作业。

我说过她好几次，她总是扬扬手中的求职简历：“很快我就跳槽了。”唉，也难怪，像燕子这样从小生活在城市、家境又不错的女孩，在乡村哪能呆得住。

之后很久没有联系，直到一次亲友聚会，我问她跳槽了吗？她犹豫地说：“我……不想走了。”我吃惊地问：“怎么了？”

她告诉我，她在那所学校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每班20名学生，全校加上校长才6位老师，师资特别紧张，每位老师都身兼数职。学校特别重视她这个正规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孩子们特别喜欢她。每天早上，孩子们都给她拎一桶水；每天放学，孩子们都问她，“老师，您明天来不来？”生怕她不去了。“学校原先没有汉语拼音课和英语课，我去了才开了这两门课。我要是走了，谁教他们呢？每次看到他们担忧、紧张、期盼的眼神，我心里就一牵一牵地疼。哪天，你来我学校看看吧。”

又过了阵子，燕子告诉我，她的学生在全县语文竞赛、作文比赛中获奖，她的英语教学也有了新进展，从小到大，她都没有体会过这种成就感。

初冬的一天，我和燕子相约去她的学校看看。因为开往那所

小学方向的公交车很少，所以得早早去等车。天色微明，一弯残月挂在深蓝的天幕上，将坠未坠，石板路上有一层薄薄的清霜，在淡淡月光下泛出蓝色。街面上静得很。

转了两次车，步行三十分钟，终于看到一大片麦田中的三层小楼，被松柏冬青掩映着。我俩一走过去，站在校门口戴红领巾的值日生就清脆地说：“老师早上好！”校园里还有好几位值日生在打扫卫生，看到老师就停下来问好。燕子宿舍的门窗被擦得干干净净，门口放着一桶清水。不用问，一定是学生们做的。

走进教室，学生们“唰”地起立，整齐响亮地喊道：“刘老师好！”

燕子上课时，我打量着这群学生，跟城里孩子相比，他们的衣服没那么光鲜亮丽，神情没那么无忧无虑，书包文具没那么五花八门，一双双小手又黑又粗糙，一看便知经常干家务和农活。他们桌上的课本干干净净，作业本上的字迹工工整整，听课的样子全神贯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那副对知识强烈渴求的神态深深打动了。

中午，学生们在教室里吃午饭——馒头夹咸菜。我和燕子啃烧饼。燕子拿出一叠作文本给我看，告诉我这是学生们参加比赛的作文。我一页页翻看着。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像刘老师那样有知识有文化的老师。”

“听说刘老师要走了，我很难过。希望刘老师永远当我们的老师。”

“要是刘老师不走，我天天给她拎水、扫地。”

……
不知不觉，我的眼睛模糊了。放学时，好几位家长围住燕子。“刘老师，你啥时来俺家家访？”“刘老师，俺娃今天可听话？不听话你就打”……

如今，城里女孩燕子在乡村教师的岗位上成绩斐然，令家人骄傲。正是许许多多燕子，为乡村孩子撑起一片知识的天空。

藏在时光里的变化 □白双辉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吹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这条路叫做“改革开放”。

1978的冬天异常寒冷，但我的心里却非常温暖。村长在喇叭上喊着“改革开放”的事情，村民们听着有些搞不清楚，但他们心里隐约感到好日子就要来了。

小时候的冬天总是充满了寒冷，烧炉子也就成为了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自然成为了我们小学生活的一项固定内容。回想那时候，每天值日的同学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开始找生火的引柴，然后去仓库拿煤和从自己家带来的牛粪。对于十来岁的我们来说，大多数生火的过程都是伴随着满教室的乌烟瘴气和被烟熏呛的满脸泪痕。随着火炉里渐渐燃起的火光，教室里才逐渐暖和起来。再看生火的几个同学，他们的脸上黑黑的，都是烟灰。那时候大家都在想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烧炉子啊。

后来我去了县城上初中，来到县城后的第一感觉就是陌生，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许多新鲜的东西在吸引我们。尤其是看到教室里蜿蜒的暖气管和藏在窗台下面的暖气片，心里似乎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后再也不用灰头土脸地给教室生火了，坐在教室最后面也不用因为远离

热源而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了，也不用再搓着手听老师讲课了。

初中的三年，感觉周围的环境变得太快了，教室里隔三差五就会进一些新的教学设备，把从前的木质黑板换成了绿板，教室的地面也从水泥变成方形瓷砖，又增添了台式电脑。学校为了学生和家里沟通方便，装上了许多校讯通，这样我们每天都可以和家里通话，老师们也可以和家保持联系。

等到了高中，我们身边又是另一番变化，从前我们心中高大上的二层楼已经不见了，屹立在我们身边的是一座新建的六层大楼，崭新的教室和里面新进的的教学设备，让我们对上学充满了乐趣。老师们用这些教学设备讲课时，我们每个人都睁大眼睛看着，看着这些叫不上名字的设备，它们在墙面上放出文字图片和视频，还能放出音乐，真是太神奇了。这一切就像梦境一般。

多年后已是大学生的我们，来到了繁华的都市，抬眼望去到处是高楼大厦，周边的一切又给了我更加不同的体验。繁华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车辆，琳琅满目的商店。再一次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大学校园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地方，我们在多媒体教室学习专业知识，在儒雅宁静的图书馆看书，在饭菜可口的食堂就餐，在干净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整洁的宿舍休息。与一群怀揣理想的同学们共同进步。

已经快大学毕业的我们，恍然发现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从贫穷走向繁荣的国家是多么幸福。从刚刚开始粗糙简陋到现在的应有尽有，从刚刚开始的一贫如洗到现在的丰衣足食，从刚刚开始的中国制造到现在的中国智造。这一路的艰辛，只有走过与陪伴你的人最懂你。回想过去，年少的我们坐在冰冷的教室，搓着手念着课本踩着脚，那是知识的渴望，也是与寒冷对抗。是那时的艰苦铸就了今天坚强不屈的我们，和我们用双手奋斗出来的幸福。

时光不老，老去的只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符号，今天的我们在变化中寻求着进步，在进步中寻求着更加美好的幸福。

曾巩的人生路

□风云

曾巩，字子固，北宋临川南丰（今江西南丰）人。曾巩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官宦之家，少年丧母，祖父与父亲都在地方任职。曾巩小时候不仅聪慧，而且勤奋，他12岁时所作的《六论》，语言精练，章法奇巧，气势雄伟，很快便在乡里声名鹊起。

景祐三年（1036年），18岁的曾巩带着满腹经纶赴京赶考，本欲蟾宫折桂，却不想竟是铩羽而归，这对一个志存高远的青年来说，几乎被打懵了。景祐四年，他任县令的父亲遭人诬陷被罢官，全家十余口人的生计一下子落到了“不识愁滋味”的他的身上。曾巩只好收起诗书下田干活，操持家务，他甚至还做起了生意，在东南沿海一带辛苦奔波。

尽管生活不易，但毕竟殷实的家底还在，而且年轻输得起。对这次挫折，曾巩只不过翘起了两下，最后还是站住了。庆历元年（1041年），23岁的曾巩再次进京，他入了太学，进而拜访欧阳修，撰写了《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他向欧公请教，实心实意要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甚感惊异，发出了“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之叹，高兴地说：“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

喜。”其间，曾巩还有幸与后来震动宋朝的王安石相识并成为朋友。曾巩很佩服王安石的才学，称赞他的文章已臻“大匠谢刀尺”之境。

然而老天好像有意戏弄他，庆历二年，曾巩与他的弟弟双双落榜，而他的朋友王安石却赫然高中。庆历四年，曾巩撰《上欧阳舍人书》，推荐王安石，他说：“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庆历七年，曾巩的父亲客死在流放途中。二次落榜与丧父的双重打击，使曾巩陷入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之中，就连家乡人也在看他的笑话：“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前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曾巩没有被接二连三的难度和流言蜚语击倒，此后十余年，他闭门授书，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虽“十年万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供藜藿”，但他心中的信念始终没有磨灭。曾巩再次“高考”落榜后，欧阳修为他作了《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

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夫农夫不咎岁菑播是勤，其水旱则已。使一有获，则岂不多邪？”回到老家后，曾巩始终保持和欧阳修的联系，因而经常受到勉励。王安石等人也不断地与他书信来往，这使他在逆境中找到了灵魂的慰藉。他珍惜寸阴，“菑播是勤”，但由于身患疾病、经济困难等原因，曾巩耽误了几次赴京应试的机会。

一块钢坯，必须经过炉火的反复熔炼，经过大锤的多次捶打和淬火、破砺，才会成为一把无与伦比的锋利宝剑。苍天不负有心人。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曾巩第三次赴京赶考，这一次的考官正是他的恩师欧阳修。老天总算睁了眼，不仅曾巩，他的两个弟弟曾奔、曾布，以及两个妹婿王无咎、王彦深，一门5人都金榜题名。更巧合的是，来自眉州（今四川眉山）的青年才俊苏轼、苏辙二位兄弟也与他们同登进士第。

曾巩从此步入政坛、文坛，最终成为青史留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书海掠影

